

美国漫画影响下的中日连载漫画的开端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徐 园

[摘要] “王先生”和“悠闲父亲”分别是中国和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报刊连载漫画发展初期的先驱性代表作。它们都是在美国漫画“教养父亲”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都通过描写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文以美、中、日这三部漫画作品为研究对象,探究美国漫画在中日两国的传播方式,以及同样受到美国漫画影响的中日漫画在表现形式、人物设定、内容主题方面的异同。

[关键词] 连载漫画 王先生 教养父亲 悠闲父亲

引 言

20世纪初期,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开启了近代漫画发展的序幕。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盛行故事连载漫画,这股“西风”吹到了亚洲,给中日两国的漫画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本文选取20世纪20年代中日两国连载漫画发展初期的代表作“王先生”和“悠闲父亲”(笔者译,原题为「ノンキナトウサン」),分析它们与美国漫画“教养父亲”(笔者译,原题为“Bringing up Father”)之间的关系,从而勾勒出中日连载漫画发展初期的样貌。

“悠闲父亲”是日本漫画家麻生丰在东京的《报知新闻》(1923年4月29日至1926年12月)和《读卖新闻》(1930年6月27日至同年10月15日,本文利用的是「ヨミダス歴史館」读卖新闻电子数据库)上发表的连载漫画。“王先生”是中国漫画家叶浅予在《上海漫画》(1928年4月21日至1930年5月31日)上发表的连载漫画(本文中所查阅的《上海漫画》收录于“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数据库)。这两部作品是两国近代报刊连载漫画的“先驱”。虽然在二者之前中日也有报刊连载漫画出现(比如中国有“改造博士”(鲁少飞,1928年《申报》),日本有“漫画太郎”(宫尾重

男,1923年《东京每夕新闻》等),但无论在知名度还是在影响力上,这两部作品无疑是连载漫画发展初期的代表作。其主人公是上世纪2、30年代分别活跃在日本和中国的大“明星”。虽然二人不曾相识,也不为对方国家的读者所熟知,但这两部漫画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在美国连载漫画作品“教养父亲”的影响下诞生的。

对于“悠闲父亲”的研究在日本漫画史研究中并不少见。例如《漫画的主人公》一书中专门有一节介绍“悠闲父亲”,重点论述了主人公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中都被疏远的失业者形象(作田啓一、多田道太郎、津金沢聡広,1965)。《漫画的教科书》中介绍了麻生丰最初创作“悠闲父亲”的经过,里面简单提到了「親父教育」(“Bringing up Father”的日文译名)对“悠闲父亲”的影响(吉村和真編,2008)。近年来,中国漫画史研究的发展使得“王先生”研究再次浮出水面,这些最新研究成果都关注了“王先生”与“教养父亲”的影响关系。比如余迅在“草创期的中国连环漫画中的‘运动’:以叶浅予的《王先生》为中心”中记叙了“王先生”对“教养父亲”的继承与发展,并重点关注了“王先生”中动态场景的描画技法(余迅,2016)。城山拓也在“从‘Bringing up Father’到‘王先生’——叶浅予与1920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中从图画表现、细节描

写等方面分析了“教养父亲”给“王先生”带来的影响,并着重论述了“王先生”中体现出来的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城山拓也,2017)。

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本文从中日比较的角度来看“王先生”和“悠闲父亲”。首先从传播学的角度厘清以“教养父亲”为代表的美国连载漫画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之后从漫画艺术、艺术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同样是在“教养父亲”的影响下诞生的“王先生”和“悠闲父亲”在表现形式、人物设定、内容主题方面有什么异同,探究中日两国的这两部漫画作品是如何在各自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展开故事连载的。

1 教养父亲 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教养父亲”的作者是乔治·麦克马纳斯(George McManus),1913年开始在美国连载,共持续了87年之久,是一部“长寿”的连载漫画。漫画的主人公是吉古斯(Jiggs),一位略矮微胖的老头儿。他的妻子麦琪(Maggie)身材高挑,女儿诺拉(Nora)貌美如花。“教养父亲”是教育、培养父亲的意思,即属于上流社会的夫人和女儿“教育”下层社会出身、改不掉原有习惯和意识的父亲。作品通过幽默地描写这个家庭中的趣闻轶事,实际反映了社会中的阶级矛盾。

中国最早刊登“教养父亲”的是《大陆报》(英文名称为The China Press)。*《大陆报》*是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在上海创刊的美国报纸,编辑和员工都是美国人,大部分成员都是从日本和美国来到上海的。该报第一任主编是密勒(Thomas F. Millard)。1918年,《大陆报》被上海鸦片富商爱德华·艾兹拉(Edward Ezra)收购(赵敏恒,2011),其出版发行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本文中查阅的该报资料主要利用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微缩胶卷和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历史报纸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微缩胶卷保存有1916年1月1日至1925年12月31日、1949年4月1日至5月26日的该报影像资料。数据库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可以查阅1925年1月

1日至1938年12月30日的该报影像资料。

由于《大陆报》是一份英文报纸,“教养父亲”也保持原样,题目和对白文字都是英文。直到1936年,在《滑稽漫画》杂志上转载的“教养父亲”才有了中文译文,题目被译为“怕老婆”。但这时的“怕老婆”对本文要探讨的“王先生”影响不大,因此本文根据标题原意采用“教养父亲”的译法。

“教养父亲”从1916年1月1日至1938年12月30日,每天都在《大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大陆报》虽然是在中国上海发行的报纸,但它是一份美国报纸,而且“教养父亲”是用英文连载的,因此在中国,“教养父亲”的读者是在华美国人,和一小部分懂英文的中国人。而当时大部分中国读者,并没有直接接触到美国连载漫画,而是后来通过阅读中国漫画家模仿美国漫画创作的作品才开始接触连载漫画这种形式的。

在日本,「親父教育」最早连载于《朝日画报》(アサヒグラフ)。不久后自1923年7月1日至1925年11月21日每天连载于《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是一份地道的日本报纸,所有文字均为日语。“教养父亲”也冠上了「親父教育」的日文标题,漫画里的对白文字全部翻译成了日语,用汉字和片假名表記。在漫画旁边还特意标注了“本报特约美国漫画”的字样。据小野耕世记载,“为‘親父教育’翻译的是该报编辑中里富次郎,为它书写对白文字的是漫画家横山隆一”^[1](笔者译)。后来《读卖新闻》于1946年10月17日也开始转载「親父教育」,以“英日对译”的形式,保留了美国漫画的模样,在旁边另配日文翻译及英文关键词的解释。使读者在看漫画的同时还可以学习英文。

无论是《东京朝日新闻》还是《读卖新闻》,都是面向普通日本人的报纸,而且「親父教育」又是翻译成日语连载的,因此可以推断它是被广大日本读者所阅读的,也就是说日本的读者在日文翻译的协助下直接接触到了美国连载漫画。

“教养父亲”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播途径其实代表了整体美国连载漫画在两国的普及情况。比如当时在《大陆报》上,除了“教养父亲”之外,还有“杰瑞”(Jerry)、“波莉和她的朋友们”(Polly and

her Pals)、“小吉米”(Little Jimmy)、“马特和杰夫”(Mutt & Jeff)、“布兰迪”(Blondie)等美国连载漫画,种类繁多。而所有这些都是用英文连载的,很难说当时的中国读者能够轻易地读到或看懂。

而在日本,这些美国连载漫画也出现在报纸上,但大都被翻译成日语并配上了日文标题。比如“Little Jimmy”以「ジミー」为题,1923年4月16日至1926年5月在《国民新闻》上连载。“Polly and her Pals”以「ポリーと仲間たち」为题,1923年7月1日至8月19日在《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Blondie”以「気まぐれブロンディ」为题,1933年2月12日至6月3日在《国民新闻》上连载。虽然数量不多,连载的时间也不太长,但日本读者看的是日本报纸上的日文翻译版,更有助于其理解和接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美国连载漫画被分别介绍到了中国和日本,但在中国是“直接”的转载,“间接”的吸收,而在日本是“间接”的转载,“直接”的吸收。中国虽然直接转载了英文原版的漫画,但能看懂的读者为数甚少。日本转载的是翻译成日文的美国漫画,更容易被日本读者接受。因此可以说,日本的读者较之中国的读者更好地接触并吸收了美国的连载漫画。从两国之后的连载漫画发展轨迹来说,日本更多模仿了西方漫画的风格,而中国则更多沿袭了传统绘画风格,这与美国漫画在两国的普及方式不无关系。

20世纪初期,以“教养父亲”为代表的美国连载漫画以不同的转载方式分别被介绍到中国和日本。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国诞生了“王先生”,日本诞生了“悠闲父亲”,它们是中日两国连载故事漫画的“先驱”性代表作。下面将具体来看这两部作品是如何在“教养父亲”的影响下诞生的。

2 王先生和悠闲父亲的诞生

“教养父亲”对“王先生”的启迪作用,叶浅予在其自传中已表露无遗。他在《细叙沧桑记流年》中写道:

回想我的创作道路,1923年我就读的盐务中学,(略)这个中学从三年级开始,除了国文外

全部采用英文课本。我在这个学校读了二年,自问英语学得还算过得去。记得学校的图书阅览室订了一份上海的英文日报《大陆报》,我常有兴趣去翻阅该报的星期日增刊长篇漫画版,其中有一篇惧内故事《Bringing up Father》连载,虽然我不能全看懂,但对画中人物的关系,大体可以理解。‘王先生’最早受启发,应该推算到那个时期。及至《上海漫画》问世,我对《大陆报》的星期漫画增刊就看得更有瘾了。^[2]

《上海漫画》为了吸引读者,打算仿照这个长篇,创作一个中国的漫画长篇。大家商量由谁来执笔,因为我年轻愿卖力,又无固定职业,可以专心一意为这个长篇下功夫,就叫我干。(略)这个故事从最早模仿美国的《Bringing up Father》怕老婆故事开始,逐渐走出家庭,表现社会的各方面、各角落,进而还摘取政治方面的现实,编为笑剧,以娱读者。(叶浅予,1922:28-29)

由此可见,“王先生”受“教养父亲”的影响是确凿无疑的。可以说叶浅予通过模仿美国连载漫画,创造出了一部广受欢迎的中国的连载漫画,而中国读者通过看“王先生”,实际上间接接触到了当时全新的连载漫画的形式。

那么日本的“悠闲父亲”又如何呢?日本的报纸连载漫画以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的报业复兴为契机,实现了飞速的发展。连载的故事漫画成为了报纸的卖点和提升发行量的手段之一。此时在《东京朝日新闻》上转载的美国连载漫画「親父教育」受到大众的热捧,而同样在东京发行的报纸《报知新闻》的主编高田知一郎看到「親父教育」的成功后认为,要增加报纸的读者,必须在报纸上长期连载有趣的漫画。当时正值关东大地震之后的灾后重建之时,高田请漫画家麻生丰执笔,以震灾后的社会生活为主题,模仿「親父教育」的短篇连载的形式,创作出了“悠闲父亲”,并一举成名(吉村和真編,2008)(笔者译)。

由此可见,中国的“王先生”和日本的“悠闲父亲”都是在美国的“教养父亲”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下面将从表现形式、人物设定、内容主题方面

进一步探讨这三部漫画之间的联系。

3 王先生和悠闲父亲的漫画表现形式

本章从漫画表现论的角度探讨“王先生”和“悠闲父亲”对“教养父亲”的继承和本土化。在《大陆报》上连载的“教养父亲”大体可以分为两种连载形式。一是每日连载的4格漫画，二是每逢周日连载的12或15格漫画。而前者在1916年1月1日至3月20日之间是5格漫画，从3月21日起变为4格并固定下来。后者是“教养父亲”获得了一定的人气之后，从1918年9月15日开始在原有的4格漫画的基础上，每周日增加了漫画附录，“教养父亲”占整个一个版面。4格漫画的4个格子横向排列，从左至右阅读。12格漫画分为4行，每行3格，按照从左往右、由上而下的顺序阅读。

叶浅予在自传中多次提到《大陆报》的周日漫画增刊，可见“王先生”更多地受到周日版“教养父亲”的影响。“王先生”连载前十次是6格漫画，2列3行排列。第一次的阅读顺序从右上角的第一格开始，由右向左，自上而下。然而对话框里面的对白文字是按照当时的文字阅读习惯，自上而下、由右向左竖版排列。这样一来，对白文字的竖排阅读顺序与格子的横排排列顺序发生了矛盾。于是从第二次开始格子也变为竖排的自上而下、由右向左的阅读顺序。从第十一次连载开始，“王先生”的格数和排列又发生了变化，格数变为9格，3行3列，由右向左、自上而下阅读。横向的排列顺序也许是受到“教养父亲”的横向排列的影响。同时横向排列有助于出场人物从一个格“走进”下一个格，使分镜更加连贯。但不同于“教养父亲”的是，“王先生”是由右向左的顺序阅读的。这大概是考虑到当时中文的文字阅读习惯，并没有完全模仿“教养父亲”。

与此相对，日本的“悠闲父亲”更多地受到每日连载的4格「親父教育」的影响。《东京朝日新闻》上转载的「親父教育」全部为4格漫画，形式也固定为2行2列的田字格样式，从左上角开始，由左向右、自上而下阅读。虽然《朝日画报》自1923年10月25日作为周刊复刊以来，每周也都刊登一

整版的「親父教育」(小野耕世, 2005: 236)(笔者译)，但从“悠闲父亲”最终固定成了4格漫画来看，4格的「親父教育」对它影响更大。

“悠闲父亲”最初是8格漫画，2行4列，由上而下、自右向左阅读。这种排列顺序符合当时日文的文字阅读习惯。但自从「親父教育」在《东京朝日新闻》上作为4格漫画转载以来，“悠闲父亲”的格数减少为6格，后又减少至4格，排列和阅读顺序变得与「親父教育」完全相同，田字格样式，由左向右、自上而下阅读，甚至对白文字也变成了横排由左向右的排列顺序。这种阅读顺序与当时日文的竖版阅读习惯大相径庭，这使“悠闲父亲”在都是竖版排列的报纸版面中显得与众不同，格外具有西洋风格。

由此可见，“王先生”和“悠闲父亲”在格数设定和排列样式上都受到了“教养父亲”的影响，但“王先生”模仿周日漫画增刊的大版“教养父亲”，而“悠闲父亲”模仿每日刊登的「親父教育」的4格漫画形式。“王先生”在一定程度上顾及了当时中国人的文字阅读习惯，而“悠闲父亲”在格数和排列上则完全遵循了「親父教育」的形式。

4 王先生和悠闲父亲的人物设定

本章中从“丈夫”和“父亲”这两个角色的角度来看“王先生”和“悠闲父亲”在人物设定方面对“教养父亲”的继承和发展。

4.1 怕老婆的丈夫

正如叶浅予所说，“教养父亲”是一个怕老婆的故事。尽人皆知主人公吉古斯怕老婆。这样的人物设定在“悠闲父亲”和“王先生”中也有所体现，但又不尽相同。在“教养父亲”和“王先生”里面，怕老婆常常表现在外出玩乐却不敢告诉妻子这种事情上。

比如“教养父亲”里有这样一篇故事。麦琪问吉古斯昨夜是不是去看拳击比赛了？吉古斯不敢说实话，骗她说没有。过了一会儿一名警察来敲门，告知麦琪他昨天在拳击赛场捡到了吉古斯的手表并将其归还。吉古斯的谎言被揭穿，最终他满脸贴着创可贴，躺在床上给朋友打电话说，“老

样子”(刊登于1925年1月4日《大陆报》)。

王先生也有同样的经历。有一次王先生跟小陈出去玩耍,晚上回家时发现门被反锁进不了家门。无奈之下他想到去小陈家借宿一晚。刚走到小陈家,就在窗外看见陈太太揪着小陈的耳朵骂他的情形。他刚要推门进去劝阻,却被里面飞出来的东西砸倒在地,原来自己的妻子就在小陈家等他呢。最终王先生的头上被砸出一个大包,瘫坐在门口(刊登于1930年3月29日《上海漫画》)。

日本的“悠闲父亲”无疑也是怕老婆的。比如有一次父亲在家与儿子一起玩相扑游戏,不小心碰倒了桌子,打碎了茶杯。这时传来母亲的声音,“刚才是什么声音啊?”父亲不敢实说,答曰“是猫在恶作剧”,说完拉着儿子逃出了家门。天黑了,又冷又饿,父亲仍然不敢回家,这时小儿子说,“要不就承认我们是猫吧”(刊登于1923年5月20日《报知新闻》)。

有意思的是,虽然丈夫们都怕老婆,有时还被老婆打得鼻青脸肿,但“可怕的老婆”从来都是一个幻影,而丈夫“挨打”的场面从未在漫画中出现。以上文的三个例子来看,“教养父亲”中,画面从吉古斯回到家见到生气的麦琪,直接跳转到吉古斯满脸创可贴躺在床上,中间的过程都被省略了。而王先生在脑袋被砸出大包之前,也只有从屋里“飞出来”的物品的描写,王太太自始至终都未露面。“悠闲父亲”的妻子也只有“声音”传来,而为了描写悠闲父亲担惊受怕的心情,妻子的声音被放在锯齿状的对话框中,与普通的长方形对话框形成对比,“可怕的老婆”虽未出现,但其形象已然表现得淋漓尽致。

叶浅予在自传中写过自己与王先生之间的一段“对话”。

“他问:当初你硬要我这个瘦老头子模仿美国的那位矮胖子的惧内行为,向读者出丑,弄得我处处遭人调笑,那是为了什么?”

我答:王无能唱独角戏,江笑笑耍贫嘴,为了吃饭,天经地义,有什么可怨的?

他问:不错,可人家美国佬吃饱饭跑俱乐部,闲得自找烦恼,跟我这乡下财主闲居上海,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为什么非让我学他呢?

我答:问得有理。(略)上海这十里洋场,到处是西餐馆,罗宋汤一盆只收两角,你老王不也经常上霞飞路吃西餐吗?至于跑俱乐部,自寻快乐,这和你们王陈两家凑成一桌麻将有什么两样?至于惧内怕老婆,更是中国的老传统,怕什么丑?”(叶浅予,1922:43)

当然,这是叶浅予想象中的自己与王先生的对话。从中可以看出,在创作“王先生”时,作者有意模仿了吉古斯怕老婆的设计,让王先生也具有了同样的性格。而日本的“悠闲父亲”虽然也保留了这一点,但在后面的连载中妻子的出场频率不高。

4.2 笨手笨脚的父亲

吉古斯、悠闲父亲、王先生都是三口之家,主人公都是一家之父。吉古斯和王先生分别有一个年轻窈窕的女儿,悠闲父亲有一个5、6岁的儿子。其中,“教养父亲”和“悠闲父亲”这两部作品在题目上都有“父亲”的字样,特别强调了其作为父亲的角色。但是,吉古斯和悠闲父亲这两位“父亲”,在照顾小孩这件事上都表现得笨手笨脚。这从下面两个故事中可见一斑。

吉古斯的朋友因为患了麻疹,暂时将6岁的女儿托付给吉古斯夫妇照看。孩子整天大哭,让吉古斯大伤脑筋。有一次孩子哭起来,吉古斯把她抱了起来,没想到孩子竟然在他的怀里睡着了。吉古斯把孩子安放在床上,洋洋得意。正在这时,楼下传来妻子的声音,“快带孩子下来,晚饭做好了!”这让刚哄睡孩子的吉古斯万分无奈(刊登于1925年1月3日《大陆报》)。总想避免照看小孩的麻烦的吉古斯,却总也摆脱不了小孩子的哭闹,这种现实生活中也常常发生的趣事给读者带来会心一笑。

“悠闲父亲”中也有类似的故事。邻居将还不会走路的小婴儿送到悠闲父亲家暂时看管。悠闲父亲一开始很高兴,抱起小孩,不想孩子却拉了粑粑。为了哄一直哭泣的孩子开心,悠闲父亲拿出小鼓敲,可是孩子并不喜欢,调头爬走了。结果只剩悠闲父亲独自一人,边敲鼓边念起了南无阿弥陀佛(刊登于1923年6月24日《东京朝日新闻》)。

“王先生”中几乎没有照顾小孩子的情节,也不特别强调王先生的父亲角色,反而王先生与他的朋友小陈关系甚好,与其说这部作品是写王先生一家的故事,不如说是王先生与朋友小陈之间的故事。而且“王先生”的连载结束之后,叶浅予又发表了以小陈为主人公的“小陈留京外史”,还拍摄了“王先生与小陈”的电视剧,可见小陈在作品中的重要性。

这是因为,“王先生”在创作之初除了受到“教养父亲”的影响之外,还从另一部美国漫画“马特和杰夫”(Mutt & Jeff)中受到了启发。据解波记载,叶浅予在“众多的漫画连载中,他最欣赏《大陆报》上美国漫画家编撰的两组故事:怕老婆和两个朋友”^[9]。这里说的“怕老婆”就是“教养父亲”,“两个朋友”是同样在《大陆报》上转载的美国漫画作品“马特和杰夫”。这是一部以两名男人为主人公的漫画,马特又高又瘦,与矮胖的杰夫形成鲜明对比。王先生也是又高又瘦,小陈较之矮些胖些,可见“王先生”的人物外形设计与“马特和杰夫”极为相似。此外,在1936年8月1日创刊的《滑稽漫画》中,“马特和杰夫”的漫画标题直接被翻译成了“王先生与小陈”,可见两部漫画关系之密切。

5 王先生和悠闲父亲的内容比较

受“教养父亲”影响而诞生的“王先生”和“悠闲父亲”,在内容主题上有什么异同,又是如何在各自的国家展开故事连载的呢?本章中选取两部漫画的前约100次连载作品,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具体分析和比较它们的内容主题,以期能够窥见漫画中反映出来的20世纪20年代中日两国的社会情况。本文选取的两部作品的前100次连载作品,具体来说,“王先生”选取《上海漫画》连载的100次作品,但其中有7次连载未能确认,因此共计93篇。“悠闲父亲”包括在《东京朝日新闻》连载的前16次和收录在第一册单行本(麻生丰,1924)中的从第17次连载开始的共100次作品。由于报纸连载的第1次作品未能找到,所以共计115篇。

然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王先生”诞生于中国

上海,“悠闲父亲”诞生于日本东京,20世纪20年代这两座城市都有其特殊性。上海作为亚洲最大的都市,其繁荣程度远超中国其他地区,而东京因为1923年遭受了关东大地震,面临灾后重建的难题。因此这两部漫画的内容主题反映出来的社会情况与其说是中国和日本的,不如说是上海和东京的。

“王先生”的内容主题可以分为娱乐(40篇)、世态(17篇)、滑稽故事(16篇)、工作(10篇)、人际关系(10篇),其中描写“娱乐”主题的作品最多(表1,笔者根据作品内容分类而成)。“悠闲父亲”的内容主题可以分为工作(46篇)、世态(32篇)、滑稽故事(20篇)、娱乐(13篇)、震灾(4篇),其中描写“工作”主题的作品最多(表2,笔者根据作品内容分类而成)。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被称作“东方巴黎”的灯红酒绿的繁华上海之样貌,以及经历了关东大地震和经济恐慌之后抱有严重经济问题的东京的社会情况。下面就从工作、世态、娱乐的三个方面对两部作品具体分析。

5.1 “工作”的比较

“王先生”是从乡村搬到城市来的有钱人。虽然平时只顾玩乐,但有时候也会做些工作。比如王先生开过一家名为“家庭食品公司”的饭店,王先生当老板,妻子当老板娘,女儿做服务员。由于女儿年轻貌美倍受欢迎,开业五天就盈利五万元(刊登于

表1 “王先生”的主题

主题	篇数	具体内容
娱乐	40	外出娱乐、电影、跳舞、麻将、聚会、照相、钓鱼、看比赛、结婚典礼、杂志
世态	17	钢琴、广播、年始年末、占卜、乞丐、小偷、孟兰盆大会、中秋节、照片、自杀
滑稽故事	16	王先生和小陈冒充和尚等
工作	10	教师、演员、医生、老板、主编
人际关系	10	小陈追求王先生女儿等

表2 “悠闲父亲”的主题

主题	篇数	具体内容
工作	46	卖报纸、搬运工、邮递员、广告人员、巡逻员
世态	32	弃婴、拥挤的电车、临时住宅、道路、职业介绍所、市营汽车、议会、年始年末
滑稽故事	20	玩儿子的玩具滑板车等
娱乐	13	赛马
震灾	4	关东大地震之后的生活

1928年12月29日《上海漫画》)。王先生还开过一家家庭诊所,前来问诊的人络绎不绝,排起长队。有一天王先生开车出诊结果发生交通事故,反倒自己住院去了(刊登于1929年1月12日《上海漫画》)。

由此可见,王先生过着资产阶级的富足生活。虽然每份工作都做不长久,但他不会为钱发愁,也没有失业的担忧。正是这样富有的王先生,每每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比如他会因为自己嫌贵没买的螃蟹被妻子以更贵的价格买了回来这种小事而捶胸顿足(刊登于1929年10月12日《上海漫画》)。这种反差使王先生的人物性格更加丰满,也给作品本身带来许多笑点。

而悠闲父亲在关东大地震过后马上出去找工作,却一路碰壁。他卖报纸却被同行排挤,想获得一份搬运工的工作却被排长队的人们踩在脚下(刊登于1923年11月《报知新闻》)。这些作品直接反映了地震过后失业者骤增的社会状况。清水勳在“大正漫画‘悠闲父亲’所带来的”一文中总结过悠闲父亲所从事过的工作:巡逻员、刑警、邮递员、选举宣传员、演员、电车司机、广告人员、面包销售员、播音员等^[4](笔者译)。这些工作都是临时工性质的苦力活,每份工作都持续时间不长,又会沦为失业者而必须重新找工作。悠闲父亲有一次偶然获得了一大笔钱,过了一阵暴发户生活,然而由于开电车发生交通事故,又变得身无分文。直到漫画连载到最后一集,他还是没找到工作,心怀对城市生活的失望回乡村去了。总之悠闲父亲是一个“万年失业者”,他代表着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

然而悠闲父亲虽然每每陷入不得出去找工作来勉强维持生计的窘境,但他却一直慢慢吞吞,时常爱做白日梦。比如有一次他上街去找工作,看到邮递员、巡逻员等人辛苦工作的样子,全都摇头不想干。当看到拉人力车的人时他说,若是当坐车的人我倒是愿意。悠闲父亲的这种“悠闲”的性格给当时同样面临就业困难的广大读者带来了一丝慰藉。

从王先生和悠闲父亲的工作情况来看,“王先生”描绘了一个在大都市过着潇洒生活的小市民形

象,而“悠闲父亲”描绘的则是社会底层的平民生活。

5.2 “世态”的比较

“悠闲父亲”不仅是一部漫画,而且还是一部记录20世纪20年代日本社会状况的历史资料。比如关东大地震后杀戮朝鲜人事件、拥挤的公共交通、弃婴、临时住宅等当时的社会问题都在漫画中有所反映。除此之外,漫画中还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讽刺和对政治的关心。例如为了讽刺当时长时间得不到改善的失业状况和怠慢的政府官员,悠闲父亲爬上梯子将“职业介绍所”的牌子改成了“失业介绍所”(刊登于1924年1月《报知新闻》)。1923年末日本掀起了第二次护宪运动,在此背景下“悠闲父亲”连载了5篇关于议会的漫画,旨在讽刺众议院议员。

而“王先生”中的世态主题最常反映的是新旧观念的冲突。其中王先生和他的朋友小陈代表新观念,两人的妻子代表旧观念。比如元旦之时王先生和小陈提议过阳历新年,两人大摆筵席,而妻子们则主张应过阴历春节,在旁边吃家常便饭。饭后王先生和小陈去酒吧喝酒跳舞,玩到半夜三点才回家(刊登于1929年1月5日《上海漫画》)。盂兰盆盛会时妻子按惯例捐了钱,而王先生则标榜自己不信鬼神不捐钱(刊登于1929年8月31日《上海漫画》)。中秋佳节,妻子请大家在自家阳台上赏月庆祝,而王先生为了带大家去上海“新世界”享乐,故意将阳台搞乱,大家不得不出去过节(刊登于1929年9月21日《上海漫画》)。

王先生向往新鲜事物,紧跟时代发展的节奏,而妻子则因循守旧。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始终贯穿在漫画当中,成为又一笑点。而王先生追求时髦的性格特点与悠闲父亲形成了鲜明对比。悠闲父亲有一次穿上西装准备去咖啡店吃饭,却习惯性地走入到日本餐馆里(刊登于1930年7月12日《读卖新闻》)。又有一次他和朋友跳交谊舞却不得要领,最终两人的舞蹈成了相扑比赛(刊登于1930年7月16日《读卖新闻》)。在飞速发展的社会里,悠闲父亲显得总是跟不上节奏,做什么都笨手笨脚。正如《漫画的主人公》中所述,“就像当时

大部分日本人一样,他为了适应新的时代而煞费苦心。尽管他不是个拒绝改变的倔老头,但他与社会脱节这一点是这个悲剧(或是喜剧)的本质”^[5](笔者译)。由此可见,王先生因为追赶时髦却总被妻子牵制而闹出许多笑话,悠闲父亲则是由于跟不上时代步伐而博得读者会心一笑。

5.3 “娱乐”的比较

王先生追求新鲜事物的特点在娱乐主题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里的“娱乐”指的是看电影、看话剧、去舞厅跳舞、钓鱼、聚餐、打麻将等。孙孟英在《老上海的明星》中写道,“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电影开始发展,当时流行无声电影,人们认为看电影是时髦的。而且照相馆也很兴盛。当时的有钱人都觉得照相是一种时尚,南京路上开了许多高级照相馆”^[6]。而看电影、拍照片是“王先生”中常常出现的情节。

“王先生”里的娱乐多为享乐,而且有一个特点就是挣脱“家庭”这个传统的空间,到“外部”的花花世界去。以“娱乐”为主题的40篇漫画中,要脱离家庭到“外面”去的作品有24篇,占了半数以上。这也许是因为家庭中存在王先生所代表的“新观念”和妻子所代表的“旧观念”之间的矛盾吧。虽然王先生被外面的花花世界深深吸引,但怕老婆的他也不敢违背妻子的意思,因此出游计划常常泡汤。王先生夹在外部的吸引和妻子的禁锢之中,由此产生的趣事也成为漫画的笑点之一。

和王先生不同,悠闲父亲很少外出消费玩乐。他想一直悠闲地呆在家里,却被妻子逼着不

得不到外面找工作。1920年日本正值一战后的经济恐慌及随后而来的持续性经济萧条。对于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苦苦挣扎的小市民来说,失业的悠闲父亲特别能够唤起他们的共鸣。

6 结 语

在近代漫画发展之初,中国和日本均积极地吸收了美国的漫画文化,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创作出具有本国特色的漫画作品。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连载漫画“教养父亲”的影响下,中国诞生了“王先生”,日本诞生了“悠闲父亲”。“王先生”塑造了一个在灯红酒绿的上海追求享乐的土财主式小市民形象,而“悠闲父亲”描绘的是在关东大地震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下,在东京苦苦挣扎的失业者的日常生活。两部作品都大获成功,两位主人公在各自的国家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在时代快速变化发展的背景之下,王先生追求新鲜事物,喜欢享乐,却被妻子代表的旧观念所束缚,难以随心所欲。悠闲父亲虽然努力尝试着赶上时代的脚步,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被时代所抛弃。这两部漫画虽然塑造出不同的主人公形象,但它们描写的都是小人物与大时代之间的差距。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日常赢得了同样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摸爬滚打的众多读者的青睐,同时也成为连载漫画无穷的生命力。这也是它们取得成功的共通之处。

[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20世纪前叶中日报刊连载漫画比较研究”(批准号:16CF166)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徐园]

注

[1] 小野耕世.アメリカーン・コミックス大全[M].東京:株式会社晶文社,2005:236.

[2] 叶浅予.细叙沧桑记流年[M].北京:群言出版社,1922:86.

[3] 解波.叶浅予倒霉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72.

[4] 清水勲.大正漫画「ノンキナトウサン」がもたらしたもの[J].CEL:culture, energy, and life.1998(47):41.

[5] 作田啓一,多田道太郎,津金沢聡広.マンガの主人公[M].東京:至誠堂,1965:33.

[6] 孙孟英.老上海的明星[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55.

参考文献

赵敏恒著.外人在华新闻事业(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M].王海等,译.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吉村和真編.マンガの教科書—マンガの歴史がわかる60話[M].京都:臨川書店,2008.

余迅.草創期の中国連環漫画における「運動」:葉浅予の『王先生』を中心として[J].北海道大学の研究論集 Research Journal of Graduate Stu-

dents of Letters, 2016.

城山拓也,「Bringing up Father」から「王先生」へ—葉浅予と1920年代上海の都市文化[J].マンガ研究,2017(23).

麻生豊.のんきなとうさん[M].東京:報知新聞社出版部,1924.

作者简介:徐园(1981—) 女 汉族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研究

联系方式:E-mail:rucxuyuan@ruc.edu.cn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omic Strip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Comics

Abstract: *Mr. Wang* and *Nonkina Tosan* were pioneering representative works in the infancy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spaper comic strips in the 1920s in China and Japan respectively. Both of these comic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American comic *Bringing up Father*, describing the great success of ordinary people in great times. This article focusses on these three comics as study objects to explore the dissemination channels of American comics in China and Japan, as well as to se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form of expression, role setting and subject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omics, which were both influenced by American comics.

Keywords: comic strip; *Mr. Wang*; *Bringing up Father*; *Nonkina Tosan*

Author's Information:

Xu Yuan (Female) Year of Birth: 1981

Associate Professor at Renmin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Culture

E-mail: rucxuyuan@ruc.edu.cn

信息专栏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2019年度学术大会暨日本学研究国际研讨会在杭州师范大学举行

2019年11月2日至3日,由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主办,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协办,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浙皖赣分会、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2019年度学术大会暨日本学研究国际研讨会”在杭州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高校以及日语教育机构、出版社等220余家单位的约38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

开幕式上,杭州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志军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天津外国语大学原校长修刚教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文化中心所长高桥耕一郎先生,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周异夫教授分别致辞。周异夫会长在致辞中表示,作为我国日语教育和日本学相关研究与教育领域规模最大的学术团体,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将持续关注学术研究和专业建设,推进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扩大信息交流与国际合作。周异夫会长还回顾了学会在相关工作中取得的成绩。

开幕式后举行了“日本学领域学术论文2018年度学会奖”和“中国日语教学终身成就奖”的颁奖仪式,分别对2018年度发表的日本学领域优秀学术论文作者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日语教学和日本学研究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教师给予了表彰。

本次学术大会为期两天,举办了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修刚教授等国内外著名学者做的7场主旨报告,以及6场圆桌论坛和45场分科会,专家学者们就日语语言学、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日语教育、日语MTI建设、“国标”与日语人才培养等日本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国高校日语教育的最新动向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秘书处供稿